

1949-1999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49~1999

安徽电影文学剧本选

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安徽省电影家协会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徽电影文学剧本选/安徽省文联,安徽电影家协会编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6
ISBN 7-5396-1923-6

I. 安… II. 安… III. 电影文学剧本-作品集-安徽-当代 IV. I2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9713 号

安徽电影文学剧本选(1949—1999) 安徽省文联 安徽电影家协会 编

责任编辑:岑 杰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辑: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省地质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9.75

插 页:2

字 数:470,000

印 数:3000

版 次: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923-6/I·1799

定 价:35.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在中国电影的世纪史上，安徽的电影文学创作无疑占有相当的地位。因此，当省文联和省电影家协会决定编选《安徽电影文学剧本选》（1949—1999）时，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安徽的电影文学创作在新中国的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是有目共睹的。先且不说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即使是“文革”前，我省电影文学创作的成就也是十分了不起的。“文革”前的十七年，我国共生产故事影片 603 部，其中由我省作家创作并且已投入拍摄的电影文学剧本就占了近 20 部，其中还有几部影片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对于当时电影生产力量较薄弱的安徽省来说，成绩无疑是显赫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省的作家在电影文学创作上，率先冲破极左路线的种种禁锢，创作出了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

电影文学剧本。这些作品不仅有力地揭露了“四人帮”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也发出了改革社会、改革观念的热切呼唤。这一时期，我省的电影文学创作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我省作家创作的电影文学作品和用我省作家的作品改编的电影文学作品，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与全国兄弟省份相比，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的。一些作品还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和“百花”奖。

回顾安徽五十年来电影文学创作，有一条主线是十分鲜明的，这就是安徽的电影文学创作者始终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安徽电影工作者创作作品共同的特点，就是贴近时代，贴近人民，贴近生活。因此，安徽电影剧作家创作的作品，大都受到了观众的赞誉。“社会责任感”这几个字，曾一度为一些人所不屑。但是，作为电影，如不能以一种真情实感表达创作者对现实的理解，不能与时代的精神同步，不能真实地传达人民的心声，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样的电影，也就不会有观众。没有观众的电影，是不能叫好电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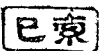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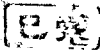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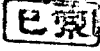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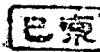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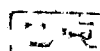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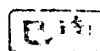
剧本是一剧之本，这个观点，大概不会有什么可以怀疑的。没有好的剧本，也就难以生产出好的电影来。但近年来，这一观点却受到了挑战。有些导演，对作家的创作不是很尊重，对作家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想怎么改就怎么改。除此之外，有的导演有时还要在编剧的冒号后面加上自己的名字。对此，电影文学剧作家是十分反感的。在编选本书时，我们的一位作家就拒绝将某部电影文学剧本收入该集中。他说，这部电影被导演改得面目全非，与我的创作相去甚远，已不是我的作品了。在编选本书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导演只有与电影文学创作者共同携起手来，才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电影作品。

限于篇幅，《安徽电影文学剧本选》（1949—1999）仅选了8部作品。考虑到作品和作者的代表性，一些好作品甚至是获奖的作品也未能收入。为了弥补遗憾，我们在本书的后面增补了“安徽电影存目”。对于电影存目，编委会的同志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限于时间和资料的不全，遗漏依然是在所难免的。如有差错，敬希谅解。

鲁彦周

1999.10

目 录

序 言	鲁彦周 1
 林则徐	吕宕 叶元 1
 风雪大别山	陈登科 鲁彦周 75
 丫丫	刘克 142
 天云山传奇	鲁彦周 243
 月亮湾的笑声	金海涛 方义华 341
 李清照	王英琦 415
 战地之星	张崇岫 488
 情漫黄山	贾梦雷 552

附 1 安徽 50 年电影存目 618

附 2 安徽 50 年电影获奖一览表 623

林 则 徐

吕 岩 叶 元

旁白：从十八世纪的后期，号称世界文明先进的英吉利帝国，就和中国开展了海上贸易。瞧！这有多少商船哪！船上满载着一种特殊商品——那就是鸦片烟。

海上两只巨大的帆影。

夜雾蒙蒙中，伶仃洋面上数不尽的英国帆船……

旁白：这是当时英国在印度的鸦片仓库。

东印度公司：鸦片仓库（图片）。

旁白：几十年来，它直接毒害了二百万以上的中国人民。到一八三八年，仅广州一地就进口鸦片四万箱，递换白银出口达三千万两之多；中国的经济濒于破产了！

Intofationd pelations (统计表)

旁白：这是不能容忍的，不仅中国人民不能容忍，就是当时的统治者——道光皇帝，也不得不重视它的严重后果，而当机立断，采取措施。

字幕：“北京”（重现：紫禁城远景）。

一付精致的烟具，摆在紫檀雕花的桌面上。

瘦得像枯蜡似的旻宁（道光帝），手里拿着一枝象牙大烟枪，向军机大臣穆彰阿发脾气：

“这成何体统！鸦片烟闹到咱们自个儿家里来了！太监抽鸦片烟，他妈的连王爷也抽鸦片烟！”他把烟枪向盘子上一撂，当啷一声：“你看看，这是王爷的！”

矮小的穆彰阿惶恐地：“是，皇上，这实在……不像话！”

旻宁大步地踱着：

“黄爵滋的折子，禁烟的办法，不是叫你们去议论吗？”

“是，奴才们商议过，”他偷觑着旻宁神色：“六部、军机的意思怕操之过急……”

“什么叫操之过急？”旻宁瞪起眼来：“张格尔回子造反，咱的兵叫烟灰迷得刀都拿不动，你不知道吗？十个省有八个省的钱粮、漕米催不上来，你们看不见吗？简直发昏！发昏！”他从炕桌上摸起一个折子，丢给穆彰阿：“这是林则徐的折子，拿去看看去！”回头向执事太监：“林则徐来了吗？”

“在外头伺候呢!”太监跪下回话。

“叫他进来。”

“叫他进来!”

“喳!”

穆彰阿惶惑地请示:“奴才……”

旻宁一摆手:“你先回去吧!”

“是!”穆彰阿跪下磕头,退出。

穆彰阿一路出来,两旁侍立太监一路向他请安。

远远,两个太监引林则徐走进来。二人一迎面,都怔了一下。林则徐撩衣:“林则徐给老中堂请安!”

“请便!”穆彰阿拱拱手。

林则徐随太监进去。

穆彰阿气得怒目而视,半晌,喘口气,转身向外走。

二

“老中堂下来了?”

军机处外书房一些科道大员一齐站起来。

“下来啦!”穆彰阿头也不抬,一屁股坐下,哼了一声:“给碰下来啦!”

“圣上的意思……”琦善凑上来低声问。

“这就是圣上的意思!”穆彰阿从袖子里掏出林则徐的奏折向桌上一撂,站起来,走进内室。

众人围上来看奏折。

“这是皇上圈的!”琦善指着一行字,他晃着头念起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

无可以充饷之银……”

“嗯……嗯……”旁边有人点头：“这两句话说得是厉害！”

琦善抬起头瞅了他一眼：“汉员们还不就靠这本事吃饭！？哼！”他冷笑一声，一把把奏折攥在手里，向内室走去。

穆彰阿已经换了便服，戴着獭皮暖帽，坐在椅子上吸水烟。

琦善拉张椅子坐下：“看样子皇上是要禁烟喽！”

“禁吧！有什么法子呢！”穆彰阿喘了一口气。

“皇上禁烟是为了国库打算，可国库的钱不是给咱们花的呀！咱不能喝西北风啊！”琦善轻轻说。

穆彰阿咬着牙慢慢沉吟了一下站起来：“慢慢想法子吧！现在咱们说也是白说！”

一个戈什进来打扞：“上谕到！”

两人同时一怔。

朱漆盘子里盛着一纸上谕（大字）：

“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衔林则徐，着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

穆彰阿放下上谕，手气得发抖。狂叫：

“胡闹……这简直胡闹！放汉员当钦差大臣。咱大清国没这个规矩！”回头喊：“来人呀！……”

琦善着急地：“老中堂，你……”

“不行，我得上去说说！”穆彰阿抓下暖帽，就要换衣服。

琦善低声说：“皇上的脾气，老中堂你是知道的……”

穆彰阿呆了呆，恶狠狠地：“叫你这么说，就算啦吗？”

琦善神秘地笑了：“老中堂，广州的戏不是那么好唱的，让我先去探探林则徐的口气再说！”

穆彰阿翻着眼想了半天，坐下来喘气。

三

林则徐和十二岁的孩子拱枢，在整理书籍。家人们忙着收拾箱笼……

“琦中堂来拜！”戈什跪下，呈上拜帖。

林则徐一怔：“请！”他抚摸着胡子沉吟一下，若有所悟地笑了笑：“拿衣服来！”

“林制军荣膺天命，万千之喜！”琦善一拱手，坐下来。

“不敢，还求静老多指点！”林则徐谦虚地说。

“我倒没话说，”琦善跷起一只腿。“穆老中堂命兄弟关照一声：广州非同内地，对付洋人，干系甚大呀！”

“老中堂教导的是。”林则徐想了想：“不过依则徐看来，洋人易制，倒怕是内奸难除啊！”他叹息一声，觑着琦善。

琦善理解了林则徐的讥刺，冷笑一声：“外国人可有的是洋船大炮。万一激成大变，我怕这担子你担不起吧？”

林则徐凛然：“鸦片之害，足以亡国灭种！至于大炮，”他笑了笑：“难道说咱们朝廷还怕这个不成吗？”

琦善哼了一声：“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吧！”

林则徐：“大难莫过于死！林则徐身家性命早已置之度外，谅也就没有什么大难了吧！”他望着琦善哈哈大笑起来。

琦善气得脸色铁青。

林则徐在内室脱下衣服，把双手放在火笼上烘着，叹口气，呆呆地想……

林升走进来：“老爷，车、轿都预备好了，就是天不大好

……”

林则徐没有听见……

拱枢过来扯了一下袖子：“爹！他说天不好！”

“唔！”林则徐回悟过来，他走到窗前向外望望——狂风摧着枯树在咆哮，阴霾的天，飞扬着碎雪……

林则徐：“传话下去：就走！”

四

在广州。

粤海关监督豫坤歪着嘴冷笑着，向副都统奕湘和广州知府余保纯说：“看来林则徐来广州，是要作为一番了，二位怎么样？害怕吗？”

奕湘和余保纯惶惑地不知怎么回答好。

豫坤坐下来，望着余保纯：“林则徐是钦差大臣，又是汉员，你们是一家子，冰怀不至于去告我的密吧！”

“不敢，不敢，大人怎么能说这话呢！”余保纯惶恐地躬身回答。

“哼！谅你也不敢！你手底下不见得比我干净！真要禁了烟，我怕你要先饿死！”豫坤冷笑一声说。

“大人说哪里话，卑职们决无二心，要不是大人照顾，我余保纯哪有今天！……”

“明白这个就行了！”豫坤回头向奕湘说：“昨天京里穆老中堂有信来，叫咱们多留神，这一仗不是好打的！”

“是！”奕湘答应，他想了想，低声向豫坤：“大人，你看是不是写封信，叫澳门那个英国领事回来？”

豫坤想了一想：“你们看着办吧！”

五

昏夜。一乘小轿在商馆门前停下，年老的行商伍绍荣从轿里下来……

门开了！司阍秉着烛引着伍绍荣慌张地进去……

英国鸦片商人颠地的办公室。

几个英商紧张地围坐着，听伍绍荣念一封信——

……事关紧急，伏维珍重，专此布达，并候日祺。

弟知名不具

伍绍荣放下信，低声问颠地：“海关豫监督亲自关照，说钦差就到了，第三批密拿名单六百里加快递到，头一名就是你！”他从腰里掏出个小纸条，交给了颠地。

颠地默默地看着名单，沉思着。

伍绍荣不安地：“我看，你还是躲一躲……”

颠地摇摇头。

伍绍荣急了：“你是不知道这位钦差的厉害，湖广的烟客听了他的名字魂都吓掉！你还是躲一躲的好，出了漏子我们也吃不消！”

老奸巨滑的颠地点上一枝雪茄，踱着步，冷冷地：“你说，这林则徐他不是中国人？”

伍绍荣莫名其妙地：“怎么不是中国人？”

颠地冷笑一声：“是中国人就好，我不信他会不要钱！”

颠地走入一间侧室，几个英国人正在玩扑克。

“乔治！”颠地一招手。

乔治走过来，颠地低声：“马上通知我们的趸船：能下的鸦片，两天内要全部卸下来，不能卸的，把船开出口外去！”

乔治：“是！”

几个商人吃惊地跟过来：“怎么，颠地先生，问题很严重吗？”

颠地不答，两眼注视着窗外——窗外不远，黑影里有一个小草棚，里面睡着两个瑟缩的营兵，在对着灯吸鸦片烟。

颠地用手指着：“你们来瞧瞧！”

几个英商过来看了看。

颠地冷笑：“中国人能禁绝鸦片烟，你们相信吗？”

英商们互相观望着摇了摇头。

颠地耸了耸肩。

“冬，冬，冬……”远远在码头一方响了九声号炮。

街上顿时声音嘈杂起来……

颠地和英商们吃了一惊，他们赶到南面大窗前拉开了窗幕——码头一边，无数的灯火光照红了半天……

官兵、马队、轿子，点着火把的、高举着官衔灯笼的，纷纷地向南方抢奔过去……

伍绍荣气急败坏地推开门，他嘴唇在发抖：

“颠地先生……钦差……钦差到了！”

六

沿江，排开了十几只大官船，船上排着“湖广总督”、“兵部尚书”等官衔灯笼……

岸上火光辉煌，挤满了车、马、轿子。官员们跪在江边叫

喊唱名，迎接钦差……

戈什们排开众人，一行官员——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海关监督豫坤，水师提督关天培……顺着跳板上了官船。

灯光影里，出现了满面春风的林则徐，他叫了一声：“懈翁，老前辈……”迎上前来。

“哎呀，少穆，你可来啦……你可来啦！”邓廷桢一把抓住林则徐的手连连摇撼：“盼得我好苦哇！”

“老前辈！”林则徐望着邓廷桢的胡子，无限感慨。他轻轻低吟了一句：“十年重相顾，两鬓白如霜！”

“笑我老了吗？”邓廷桢问。

林则徐也以自己的胡须相示，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钦差行轅的签押房，杂坐着两广的高级官员。

邓廷桢摇着头，愤懑地：“这几个月，人倒是抓了成千上万，可就是收效不大！”林则徐：“其原因何在呢？”邓廷桢把手里小茶壶倒了一点水在桌子上，指了指水：“其原因不在这里，”又指了指壶：“在这里。”他叹了一口气。

林则徐点点头，问余保纯：“这海上有多少鸦片趸船，多少烟呢？”

“回大人的话，”余保纯躬身：“海上现有趸船二十二只，实在有多少烟，卑职不敢说！”

“嗯！”林则徐站起来：“船要扣住，船上的烟要全给他缴下来，不正本，不能清源！”他果断地说。

“洋人的事——不大好办哪！”豫坤叹口气，白着眼。

“何以见得呢？”林则徐质问豫坤。

“船，在伶仃洋，并不在广州哇！”豫坤不在乎地。

“不要紧，”林则徐说：“人在广州就好办，那个颠地不是没有走吗？”

“是！”余保纯躬身答应。

“扣住他，不怕烟缴不下来！”林则徐有点意气。

豫坤吃了一惊，他和余保纯交觑了一眼。

“英、奕二位都统！”林则徐唤。

英隆、奕湘站起来。

“回去把商馆左右给我监视起来，所有洋人不许出来。就去吧！”

英隆、奕湘行礼，退出去。

“大人！”豫坤笑笑：“广州的事，要慢慢儿来，不能操之过急，要防激成大变哪！”他老气横秋地。

“叫你说，洋人他还敢打仗吗？”关天培反驳他一句。

“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豫坤两眼望天。

“咱们也不是没船没炮！”关天培说。

“你那些炮哇！吓唬老娘儿们行！”豫坤说。

七

林则徐掀开门帘，引邓廷桢走进书房。

十二岁的拱枢正坐在那里写小楷，他跳下来怔怔地站着。

“过来，给你邓老爷爷磕头！”林则徐说。

“给邓老爷爷磕头！”拱枢清脆地叫着，磕了下去。

“这是……”邓廷桢有点惶惑。

“拱枢嘛！”林则徐笑了。

“哦，”邓廷桢恍然大悟，一把拉过拱枢双手：“哎呀呀我的孩子，长这么高了！”他坐下来把拱枢夹在两腿中间细细地端详：